

金錢、性別、 現代生活風格

金錢成了我們時代中的上帝，貨幣齊了一所有人的本質，感官認知凌駕靈魂之上，
現代人是一群沒有個性、戴著同一副面具的「物體」

齊美爾◎著

劉小楓◎選編

顧仁明◎譯

李猛，吳增定◎校



現代生活是什麼？現代性是什麼？馬克思從資本主義著手，批判現代性中資本主義內裡的剝削本質；韋伯承繼啓蒙傳統，側重理性主義面向，強調現代生活全面理性化的優劣利弊。齊美爾則從社會分工論開始，以文化哲學的角度看待作為現代生活之基礎的分工，指出分工所產生的「極端和徹底的專業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種特殊形式」。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體文化與主體文化的相互離異——也就是異化，其結果是，現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

本書裡，齊美爾評析金錢成了我們時代中的上帝，貨幣齊一了所有人的本質，感官認知凌駕靈魂之上，現代人是一群沒有個性、戴著同一副面具的「物體」。

「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內在性來生存，而不是讓感覺超越靈魂的界限」，這是齊美爾對現代人最深的期盼。

ISBN 957-08-2202-3



00280



9 789570 822021

現代名著譯叢



金錢 性別 現代生活風格



Georg Simmel 著

劉小楓 選編

顧仁明 譯

李猛 吳增定 校

現代名著譯叢

金錢 性別 現代生活風格

2001年4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Georg Simmel
選	編	劉 小 楓
譯	者	顧 仁 明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 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 6 4 1 8 6 6 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責任編輯	李 國 維
校 訂	李 猛
	吳 增 定
特約編輯	張 怡 菁
封面設計	吳 惠 菁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202-3 (平裝)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金錢 性別 生活感覺

——紀念齊美爾《貨幣哲學》問世一百年

劉小楓

據說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正好患了癱症，身體的騷亂令心中無名火起，對資本主義發洩了更為尖刻的批判。按照這類心理分析傳記學的邏輯，齊美爾寫《貨幣哲學》時對資本主義顯得十分溫和，是否因為他的身體狀態十分良好呢？

心理分析傳記學的邏輯會讓人感到好笑，但另一種與心理分析其實性質上差不多的分析邏輯看起來就要嚴肅多了。齊美爾生活在十九世紀末那樣一個現代化突飛猛進、同時令人感到晦氣的時代，社會運動、國家獨立的事情此起彼伏，殖民主義的火車和軍艦到處亂闖，無數黃花閨女淪落窯窟。作為一個「社會學家」，齊美爾沒有像馬克思那樣投身社會平等問題，也沒有像韋伯那樣，為資本主義精神的「鐵籠」憂心，卻在那裡把玩現代性中的個人生命感覺，結果得了「審美主義」、「印象主義」社會學家一類稱號，似乎齊美爾太小資產階級情調，而且思想方法有問題，沒有歷史感、沒有階級意識……

齊美爾的思想是否因此就膚淺、不重要了？是否就不足以同馬克思、韋伯相提並論？

齊美爾提出過這樣一個「社會學的假設」。從前有個地方，人與人之間「驚人地不平等」。雖然人人都有一片土地，足以供其所需，但有些人卻能種玫瑰。「也許他們比別人錢多一些，也許他們肯在這上面多花時間，或者正好擁有玫瑰所需的土壤和陽光，總之，他們有玫瑰花，而別人沒有。」本來，這種情況沒有引起糾紛，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有人漂亮、有人相貌不佳，有人聰明、有人笨些，**天生如此**，沒有什麼好抱怨的。終於有一天，有人發現自然差異**不應該**天生如此，激烈地站起來號召：人人生來都有擁有玫瑰的權利，只有少數人有玫瑰是一種「盲目的偶然性」，**必須改變**。「蒙昧的無欲時代已經過去」，按照人的**自然權利**，每個人都可以慾求自己**應該**有的東西。何況，從**科學角度**看，玫瑰在少數富人那裡積累過多，他們會在玫瑰叢中窒息。「在人民的呼聲中，靈魂的最後渴望和最深層的文明思想同人民過於人性的衝動緊密相連。於是，一個**革命政黨**形成了。」玫瑰人跟著就成立了**保守政黨**，以便保護自己對玫瑰的佔有，「保護現在才意識到的那種誘惑：擁有某些別人羨慕與渴望的東西」。革命最終不可避免，而且**平等主義**黨派必然大獲全勝，「因為該政黨的道德觀念最終潛入敵方陣營：社會正義的理想超越了一切利益衝突」。齊美爾根據這個「社會學的假設」問，人類從此有了永久和平、平等和幸福嗎？重新分配土地方案使每個人有了同等的種植玫瑰的條件，但是，自然份額仍然不可能像數學一樣精確地均勻分配給每一個人，「總有一些人培植玫瑰時手氣更好，另一些人得到的陽光稍稍充足，有的人嫁接

的嫩枝更爲結實」。「自然狀態」似乎並不認同自然權利，總是出人意料地干擾現代人設想的平等理想。

在馬克思那裡頭等重要的平等問題，齊美爾用社會學假設的玫瑰就打發掉了。從齊美爾講的玫瑰故事來看，他並非對於動盪的現實生活和歷史的巨大變遷沒有感覺。顯然，他對於這一切有自己的根本不同於馬克思和韋伯的看法——不然，他怎麼會認爲馬克思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馬克思、齊美爾、韋伯是現代資本主義理論的三大經典思想家，據說，齊美爾是文化哲學家，因而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與馬克思、韋伯相當不同。可是，馬克思、韋伯就不是文化哲學家？齊美爾與馬克思和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論分歧是形而上學的差異，這一差異倒是與其個人性情相關，卻與身體的病痛不相干。無論心理分析或者階級分析的邏輯多麼引人入勝，都不可能解釋思想者個人性情的形而上學差異。

齊美爾的形而上學個人性情究竟是怎樣的？本文最終要搞清楚的就是這一問題。

齊美爾的社會思想是從社會分工論開始的，而並非如有的專家以爲的那樣，是從「貨幣哲學」論開始的。但與馬克思或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不同，齊美爾從一種文化哲學的角度來看作爲現代生活之基礎的分工，分工產生的「極端和徹底的專業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種特殊形式」。所謂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體文化與主體文化的相互離異——也就是異化，其結果是現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貨幣哲學》正是在這種社會分工論的文化哲學基礎上對現代生活的碎片化過程做了詳細的分析，按照這種形而上學，現代性中日漸加劇的生命本身的碎片化，並非是人的伊甸園面目的

歷史扭曲，而不過是人的生存**在體性悲劇**的歷史片斷。齊美爾的分工論和貨幣哲學中，潛隱著一種與當時如日中天的歷史主義思想了不相干的關於人的形而上學——而且是**悲觀主義**的。這一悲觀主義的形而上學使得齊美爾與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批判毫無共通之處，倒是與韋伯的形而上學**個人性情**相近。不過，韋伯是尼采的信徒，齊美爾是叔本華的信徒，「叔本華是比尼采更有意思的哲學家」，齊美爾說。所以，儘管韋伯欣賞齊美爾的思想感覺，最終無法認同他的形而上學的個人性情。

與其現代性碎片論相一致，齊美爾的思想是由諸多片斷組成的，這裡我主要選取了三個基本片斷。

片斷之一：人無法居住在「純粹手段」的橋上

《貨幣哲學》是齊美爾唯一一部結構完整的大部頭論著，二十世紀開頭的那一年問世，不過，其基本思想已經反映在1896年發表的〈現代文化中的金錢〉一文中。文章的題目已經講得很清楚：與馬克思關心作為商品的貨幣不同，齊美爾感興趣的是作為**文化現象**的貨幣，因此，自然要「從貨幣經濟學結束和尚未開始的地方起步」。齊美爾並非不曉得貨幣首先是一個「歷史現象」，但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的貨幣政治經濟學並沒有觸及貨幣「對內在世界——包括個人的生命力、個體命運與整個文化的關聯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自身當然也有一套人的哲學，但在齊美爾看來，恰恰是馬克思的人的哲學（而不是他的經濟哲學）過於膚淺——所謂「蹩腳的哲學家」指的就是這個。對現代貨幣經濟與真正人的歷史現象的關聯「只能

用哲學方式來處理」，意味著要「從生命的一般條件和關係來考察貨幣的本質」，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眼睛對於「生命的一般條件和關係」恰恰是瞎的。

齊美爾的貨幣文化哲學也不是**實證**的經驗社會學的貨幣研究，按照當今主流社會學界的「學統」觀念，齊美爾的貨幣研究也不是社會學論著。齊美爾當然看不起經驗的實證社會學，如果要「從貨幣的作用來說明生命現象的本質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學思想，而經驗的實證思想並不思想——其實也不分析。

貨幣古而有之，現代經濟生活使得它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對於韋伯，這一變化的深遠意義在於**理性化機制**的形成。對於齊美爾，其深遠意義首先在於：貨幣成了個人生命中「不受條件限制的目標」。過去，人們渴求的人生目標——比如美好的愛情、神聖的事業——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金錢這樣的人生目標卻是**人隨時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換言之，前現代的人生目標乃是一個恆定、潛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刺激」。如今，金錢成了現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標，成了「持續不斷的刺激」。從前，宗教虔誠、對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續的精神狀態，如今，對金錢的渴望就成了這種持續的精神狀態。所以，在齊美爾看來，「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的說法絕非**比喻**。

——以金錢為中心的生活產生的生命感覺與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產生的生命感覺有形式上的相似：上帝的觀念超越了所有相對的事物，是終極性的抽象綜合；在上帝觀念中，生活的矛盾獲得了統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調和的東西找到了和諧。同樣，貨幣超越了所有具體事物，顯得可以調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錢越來越成為所有

價值的絕對充分的表現形式和等價物，它超越客觀事物的多樣性達到一個完全抽象的高度。」人們相信金錢萬能，就如同信賴上帝全能。

齊美爾又將金錢同語言相比。語言不等於**具體**的富有特性和差異的**言語**，它本身沒有特性和差異，但能讓言語富有特性和差異。同樣，金錢的獨特性恰恰在於其「沒有獨特性的力量，但這些力量仍然能夠給生活添加各個不相同的顏色」。金錢顯得像純粹的形式，使得**具有質地**的生活內容和方向產生質的變化。生活的各種因素通過語法形式而成為接觸、衝突、交往的言語，金錢就是現代生活的語法形式，生活中「彼此尖銳對立、遙遠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們的共同之處，並相互接觸」，成為活的言語。

齊美爾的這種貨幣的上帝**類比論**和語言**類比論**並沒有先設定某種對金錢的**道德立場**，相反，齊美爾看到，金錢**一視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質，同樣推動「大相徑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觀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語法形式表達其**道德偏好**。比如，貨幣經濟生活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持續的個人自由主義訴求。原因很簡單，在前現代的生活形式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明確、固定、**人身化**的；在貨幣經濟生活中，人們很少依賴**確定**的人，每個人只**依賴自身**。人們固然依賴供貨商，但人們可以經常**隨意更換**具體的供貨商——就像在現代貨幣經濟生活中，婚姻關係仍然是一種人與人相互依賴的形式，但貨幣使得人們可以隨意更換具體的依賴對象。在前現代時，同他人的外在聯繫都帶有人**身**特徵，貨幣經濟生活結構能夠使人的日常活動與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自我顯得不相

干，人身自我能夠退出日常關係，從而能夠更關注自己的內在；人與人的聯繫固然極大地增多了，但人對他人的人身(Person)反而冷漠多了。所謂現代的自由，不過是貨幣生活為個體性和內在獨立感帶來的廣闊空間。然而，貨幣經濟生活並非僅僅為個性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空間，使個體化和自由成為可能，同樣導致利益、關係、理解的平均化、無差異化，同樣為平等訴求打開了廣闊空間，而平等訴求與自由根本上就是無法共榮的。所謂平等就是「一種夷平過程」：所有高貴的東西向低俗因素看齊，這恰恰是金錢的作用。金錢是所有事物「低俗」的等價物，把個別的、高貴的東西(這恰恰是自由的個性要尋求的)拉到最低的平均水準：「當千差萬別的因素都一樣能兌換成金錢，事物最特有的價值就受到了損害。」齊美爾敏銳地看出，各個階級在現代生活中其實都有自己獨特的現代式「貪婪」，因為金錢成了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標的通用語，「它就像神話中有魔力的鑰匙，一個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獲得生活的所有快樂」。對於齊美爾來說，價值意識集中在平等或自由，同價值意識集中在金錢身上一樣，都是現代貨幣經濟的產物，平等或自由的價值同金錢的價值一樣，最終都不過是純粹手段。無論為自由吶喊，還是為平等戰鬥，都是現代貨幣經濟式的激情。

歷史唯物主義或者社會主義作為一種道德激情以為自己超越了所謂資產階級的歷史局限，因而其道德立場可以具有超歷史的道義力量，在齊美爾看來，這是相當可笑的自以為是。社會主義者其實與極端的個人自由主義者實質上沒有什麼差別，他們都希望借助金錢的力量重新安排自然的等級秩序。現代文化中的衝突總顯得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激情的衝突：革命—保守、自由主義—社會主義、

激進主義—原教旨主義。最爲基本的是平等與自由的衝突：要麼追求**同樣條件**、夷平差異、平均化，擴大社會階層的包容性；要麼追求最具**個體性**的東西——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兩種現代社會的**基本感覺**傾向實際上都是由貨幣經濟來支撐、並提供激情能量的。社會主義期待擺脫個人僅僅爲生存而勞累，「保障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頓的人能夠得到較高的經濟價值」，恰恰是道地的**貨幣經濟式**的訴求，而且同樣會帶來新的社會分化。以爲只有資本主義才與金錢的罪惡相干，社會主義就是對這種罪惡的克服，不過因爲馬克思的哲學眼睛太近視了。

齊美爾的貨幣哲學超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的兩極，不少西方論者以爲齊美爾沒有批判資本主義——據說這等於膚淺，才真正是膚淺之見。從現代生活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激情背後，齊美爾看到的是更爲根本的**現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覺的萎縮**。「貨幣給現代生活裝上了一個無法停轉的輪子，使生活這架機器成爲一部**永動機**，由此就產生了現代生活常見的**騷動不安和狂熱不休**」，然而，在個人靈魂的最深處，卻是對生命本身的**無聊感**。貨幣經濟生活中**生存感覺**的變化，才是齊美爾的貨幣哲學的最終落腳點。金錢是現代生活的基礎，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甚至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齊美爾的觀點似乎也顯得無關痛癢。可是，齊美爾關注的當然不是一種**社會性**問題，而是**精神內在性**問題：貨幣從一種純粹手段和前提條件成爲最終目的，對於人類的**自我理解**究竟有什麼意義。

「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

同樣，平等或自由的價值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人最終無法棲居在這一純粹手段上。齊美爾的貨幣文化哲學本質上是悲觀主義的，儘管他具體分析了貨幣經濟的作用，但這種分析僅僅為其普遍的文化悲劇論提供基礎。所以，齊美爾聲稱，「馬克思所謂的經濟商品的『拜物教』標明的不過是文化內容的這一普遍命運的一個特例」。

片斷之二：對男人和女人一視同仁的形而上學孤獨

女性主義已經成為後現代理論中的重要成分，然而，女性主義的真實意義究竟何在？如果人們將齊美爾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的觀點與當今的女性主義理論加以對比，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齊美爾的「女性文化」論和性別形而上學迄今仍然堪稱經典。

談論女性主義的「女性文化」論，對於齊美爾來說，重要的不是具體的女性作品——像當今的女性研究喜歡發掘的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女人文化成就，不是個別女人的渴望和痛苦的成品，而是其文化「形式的永恆意義」，因為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有持久的特徵，其意義超然於個體生活及其時間的流逝。同樣，齊美爾思考女性文化運動時，其出發點是女性精神與文化形式的關係，而非是否塑造了特別女性的東西。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麼是齊美爾所謂的「文化」。齊美爾以為，文化首先是個體身上的一種教化活動，與個體靈魂的智慧和美、幸福和德性相關。文化的教化作用直接觸及具體靈魂，這就是文化的主體方面而言的。所謂主體文化，指的就是個體靈魂擁有財

富的多少——「主體文化可以稱為對靈魂財富的**分享**，個體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享了其中的部分，而這個部分對整體庫存量沒有影響」。文化的「整體庫存」就是文化的「客體」方面——與在個體身上表現的內容和意義完全不同的物質**形式方面**：語言、法律、習俗、藝術、職業、宗教、家具、服飾，都是文化的「物質」形式，「這些形式在其內在的客觀意義上超越了個體，都是已有的文化活動及其未來規範的客觀化結果。」個體靈魂可以通過接受某些形式來教化自己，這些文化形式本身卻並不依賴於個體靈魂，儘管它們是個體靈魂在表達自身時創造出來的。

齊美爾以為，人類文化在一開始就並不是沒有性別的，絕對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純粹客觀性文化，「歷史上從未實現一種不問男女的人類文化的美妙想法」。無可否認，迄今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男人創造了工業、藝術、科學、貿易、國家和宗教，它們不只具有男人的特徵，而且在維持和不斷更新中也需要男性力量。這意味著，人類的個體靈魂擁有的財富基本上是男性積累起來的，而且當然是男性的。

女性文化運動究竟提出了什麼新的問題？女性文化運動的**文化意義**不可能是：從現在開始，至今為止男人創造和積累起來的**生活形式**和成就形式要由女人完成。也就是說，所謂女性文化的意義，並非是要在文化的客體形式——它們已經歷史地是男性的——方面去增添舊的靈魂品質，創造出所謂**女性化**的工業、藝術、科學、貿易、國家和宗教——像一些**女權主義者**所號召的那樣。根本問題是：女性文化運動是否能為人類的個體靈魂擁有的財富增添**女性質素**，使文化的主體方面在品質上與至今為止的不同。女性文化運

動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齊，而是要認清自身的女性品質——被男性文化壓制、排斥了的「女人性」。

問題跟著就來了：什麼是所謂**女性品質**？作為男人的齊美爾認為，女性「更傾向於獻身日常要求，更關注純粹個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本質上是一個**獻身**的過程，女人的獻身不像男人那樣指向某種純粹客觀的東西或抽象性的觀念，而總是指向生命的**具體性**——「一種時間性的、似乎一點一滴的東西」。女人的生命直覺就在生命本身當下的流動中，而不是像男性的生命直覺那樣置身這種流動之外。如果用上面提到的文化的二元性區分來講，女性靈魂最內在的生命與所謂文化的客體方面**天生牴觸**。所以，「問題不再是，女性的靈魂是否擁有極具特性的內容，是否能夠最終在歷史性的文化生活中體現出來。女性的心理節奏確立的典型的內在生活方式，與我們稱之為客觀文化的價值的生產完全不同。」就性別差異的**身體感覺**而言，男人身體的**性別感**是一種行為，但性別感在女人卻是自己的**身體本身**。所以，性別差異對女人而言是**自為的**，就是女人的**女人性本身**。「女人生活在**存在與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中，生活於**自在地**規定的性別特性的絕對性中。這種性別特性，就其本質而言，不需要同異性的關係。」**男人性**只有在兩性關係中才能實現，或者說需要女人才能實現，而女人性原則上並不需要男人就可以實現自身，「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經包含了性的生活」。所以，男人的性別活動看起來似乎強烈得多，其實追女人不過只是男性生活因素中的一種，容易激動的**性感覺**不過是生命的**部分功能**；對於女人恰恰相反，性別活動是生活因素**本身**，性感覺是生命的**整體**。從性感覺上講，女人需要的是**具體**的男人，男人需要的只是**抽象**的女人——

所以，在性行為方面，男人可以覺得只要對方是女人就行，而女人卻要看對方是**哪一個**男人。「男人只需要一種完全普通的興奮，只是一般性地依戀女人」——或者說，男人可以因女人而普遍興奮，女人的興奮卻只為確定的**某一個**男人勃發。

作為男人，齊美爾對**男性品質**下了這樣的判詞：男性追求的不是生命整體，而是生命的載體，不是靈魂本身，而是靈魂的功能，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的方式——**結論是**：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從人的**純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女人與男人因此是完全不同的。就自己是女人這一點對女人來說，比起自己是男人這一點對男人來說，更具本質性。」齊美爾的這些論點令我想起謝勒的說法：「男人感到與自己的身體有一種距離，好像牽著一隻小狗」……「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為植物性的生物」，像閑靜的大樹，男人就像樹上亂嚷嚷的麻雀——**謝勒**的這些有趣說法肯定是從他的老師齊美爾那裡來的。

既然如此，迄今的歷史文化——已經是男性文化——就文化的主體方面來說，就不能令人讚賞了，女性文化運動的**真實**意義就顯得像一種新的**貴族統治**訴求。所謂貴族統治，就是「真正由**最好的**來支配」。既然女性品質比男性品質更富有靈魂的財富，那當然就比男性品質「好」，因而，文化領導權就應該交給女性品質。接下來的問題因此是，在女人品質遭到歷史的壓制後，女人品質的**權利**如何經歷某種形式階段形成**女性的客觀文化**。所以，對於齊美爾來說，女性運動比**工人運動**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僅從這一點來看，齊美爾與關注**工人運動**的馬克思就已經足以平分秋色。

據齊美爾說，這個「所謂女性文化生產在男性文化生產旁邊或

之中的未來成長的問題」，無法**科學地**來回答，「只能出於個人的類似預感的決斷」。女性文化運動既然是一場生存性的**政治運動——性別起義**（當今的女性主義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理論**），當然就是一場根本性的歷史轉折。面對現代生活中這樣一個深刻轉折，據說，人的理解力就不夠用了，決斷只能依靠本能的、出自靈魂深處的感覺，而非理性的判斷，因為「理智從來都不能從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出發來理解所有的生成和自我發展」。

這一相當含混、而且看起來有點不負責任的解答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答案恐怕要到齊美爾自己關於**性別形而上學**的觀點中去找，而他的性別形而上學就不像其性別文化論那樣樂觀了。

性別形而上學來自這樣的哲學命題：人就是「二元性的生物」，其生命本身呈現為二元對立的形式運動。性別形而上學就基於這種在體論的二元性別，每一性屬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對立面，從性屬的對方來規定自己、找到自己。人這一生物分為兩性，表明人類這一物種是「終極性分裂」的存在：「這一物種的要素永遠相互尋找，相互補充，決不會克服它們的對立面。」從這樣意義上說，無論男人性還是女人性，最終都不過是「人類孤獨最純粹的形象」。這種人的「具有深刻的個體形而上學意義」的孤獨，最終都是男人性或女人性不可能抹去的。這無異於說，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意義**在形而上學層面遭到了否定。既然「帶著這種孤獨，人最終不過是一個陌生人，不僅在世界萬事萬物的關係中如此，而且在與最親密的人的關係中同樣如此」，女人性的新貴族統治也無法克服這種孤獨。從性別形而上學的意義上來看，兩性關係是人的二元性生命本身無法拒絕的，**異性**關係是生命中**必然要發生**的關係，但由於個體生命